

古洮陽

狄道州志

卷十二
之十三

狄道州志卷之十二

藝文上

上言兵事疏

漢
晁錯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砥礪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

狄道州志

卷十二

藝文上疏

一

劾嚴黨尹知府疏

明
張萬紀

吏科右給事中張萬紀一本爲姦貪有司冒改方面官員懇乞天恩亟賜罷懲以正國典以慰人心以裨聖化事昨該臣接到吏部一本缺官事內開管領民兵河南按察司僉事員缺推河間府知府尹耕堪以改補仍照四品俸級服色支用等因具題奉旨是欽此臣一見不勝駭異以爲耕之負國家殃民雖罷斥竄殛亦已晚矣尚可復居憲職以嫁禍於他方也邪夫耕本以梟雄狡獪之才素濟貪饕無恥之行適遘邊警屢告之會誤蒙廢棄錄用之恩自未用知州不數月間連陞疊轉以至兵部郎中不日又驟遷縣分派多者千餘兩少者亦數百兩以至侵欺

月糧之紙牘尅減驛遞之官價奸賊狼藉難以枚舉憤怨之聲
誼盈道路大較耕之性恃豪橫而無仁恩喜虛誇而無實效善
攀媚而多詭跡甯可使之一日居於民上者哉方今戎務孔棘
聖心焦勞矧直隸乃畿輔之要地民兵悉烏合之士卒必得忠
信明決之臣以訓練而撫馭之使民不告病軍不告勞地方允
有賴矣今乃假耕以風紀之權轄耕以多方之衆其勢必攘奪
刻剝比前益肆猖狂絕無忌憚目下決無甯靜之時將來恐爲
地方之憂伏望陛下俯念軍民之一體深軫休戚之相關大運
乾斷將尹耕早賜罷黜重加究治仍勅該部別選賢能以代前
項僉事職任庶奸慝知所震驚積憤可以稍紓而於化里未必

狄道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上疏

二

無裨補矣再照朝廷懸資格以待士其遷轉自有成規吏部持
銓衡以論官其進退宜歸至當今該部之處尹耕也論其官則
四品改五品矣論其俸級服色則仍舊矣不知有合於選法事
例否耶臣詳該部之顯詞察該部之微意不過以尹耕之在河
間惡聲顯著物議沸騰欲黜之則無所憑據欲緩之則民命不
堪故爲是不得已遷就之計以解河間之民之倒懸耳殊不知
河間之地方固可憫惜而朝廷之名器尤當慎重顧其事涉率
易要之咎亦難辭伏望皇上戒飭該部速行改正毋託酌量之
說以啟淆亂之門臣不勝幸甚

諫信用陶方士疏

張萬紀

一本爲正君心去妖佞以肅朝政以扶端拱事伏以大明御極
正元凱得志之時神聖中天非異端擾亂之世恭惟陛下英敏
乾斷凡大小臣工罔不凜然鎮靜臣紀職司禮曹近侍左右糾
覈朝班文武循循體度誠爲盛世之典禮樂不讓周官威儀不
減漢廷令四海八夷觀視墀下莫不敬畏而欽心者誰敢橫亂
大禮蔑視紀綱上而賴元老大臣匡佐正格君心之非下而藉
六科十三道不時陳善閉邪明道正誼庶主上日就光明宗社
萬年長久之計堯天舜日景象今再見矣臣不勝幸甚何期妖
風大起元臣逢迎蠱惑聖心引致妖道陶真人自東海入境一
帶撫臣臺司咸以上賓優渥之禮過恭周旋臣一聞之不勝駭

狄道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上疏

三

異急宜請奏以杜漸端妖道入京錦衣衛陸柄先爲之結識而
元臣嚴嵩夏言交相迎援擅藏私宅每探討玄術以希圖諷媚
主上仰圖寵眷此二臣之本心致容妖人得以入禁臣等又不
勝驚惕旦夜神魂錯亂莫知所救今上談及採補助養萬壽之
基二臣左右盤旋投其所好復有建醮之舉糜費內帑每入禁
垣五月朝事不設論者寒心念臣司任綱維關係匪輕不敢諂
逐主上以負所職陛下建設誠屈曲瀆天臣不忍觀故未敢隨
班上香緣獲抗違之罪蒙廷杖旣絕復蘇際此朝政壞亂至極
不敢不冒干聖聽以冀肅清勢難緘口而惜蟻生據妖道之黃
冠野服而炙污龍衰老莊不根之語閉塞天聰乃至誘損皇上

酷索都中良民幼童作用無厭傷殘怨聲徹漢妖道爲禍非杪
二元臣引援罪惡非細臣聞聖王仁澤所以引年未聞殘虐乃
能致壽上帝好生陛下逆其所好而取諸幼童非上帝好生之
德陛下培壽之基也伏望陛下早歸乾清宮清心寡欲培養壽
源臨朝肅政聽上帝之命令妖道復還東海令元臣各辦閣事
臣等幸甚天下幸甚昔楊爵黜妖道放鄭聲遠佞人崇正闢邪
扶持世教原非淺鮮況此時南北白蓮教大肆橫行撫臺等官
謾不加意將來何所底止耶臣以爲伺隙竊發必有所以倡之
者陛下宜加禁治挽人心而肅世道者也

救楊忠愍疏

張萬紀

狄道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上疏

四

一本爲懇辦疑獄照見孤忠早正讒奸措刑明正事臣紀一芥
草茅素性愚戇荷蒙皇恩掄選東省職司獻納惟日緘默萬無
補報於廷陞雖司言責終爲曠職實有愧於生平所學也先是
冒昧陳情論劾貴黨不法等事荷蒙皇上再造弘仁聰明英斷以
臣言爲然痛解河間之倒懸臣自以爲得計猖狂日夜感激爲
效死以報君前此臣之至願也惟今時事臣聞之五內若焚不
敢不奏聞於陛下料陛下宥臣之直言又竊幸多矣且以車駕
司員外郎楊繼盛臣之同年進士也自少至壯所學忠誠激烈
骨鯁家素寒微無銖兩之積向條議馬政詞意激切屹屹正言
亟攻時相當權竊操國柄發忠忿之氣盡臣子之職不意天心

震怒謫狄道縣典史狄道乃臣之故里臣備聞繼盛自謫貶後忠肝義膽起居食息不忘陛下高厚之仁益砥礪臣節蓋不辭卑官小職二載內再蒙皇上浩蕩宏恩拔起部臣繼盛感激益深奮志圖報矢心爲國入京數日論元臣十惡等事又請引證御王之語云察繼盛之情原繼盛之心至親無如父子速明是非雷霆震怒之下必有繼盛之死諒剪元臣之惡一時皇上極怒誤中其鉗拏送鎮撫司打着問元臣會同姻親錦衣衛陸柄議成交結親王事例且以繼盛自狄道至京地有萬里御王以天子之子勢分懸隔繼盛以孤微部臣何由而交結邪念權奸一朝可肆四海是非公道難移伏望陛下明遠周察照徹奸迹憫狄道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上疏

五

念忠純罪誠六月飛霜目今禁獄二載病篤形枯軫念報效日久妻子零落望釋在獄之冤或請例充爲邊戍或原情發爲編民此陛下覆載好生之德萬世國史傳陛下不戮忠臣之仁也倘以臣爲黨護將臣處死萬不足惜恐傷陛下之明而塞忠諫之路也况朝士多慨忠冤未伸權貴陷竄孤臣之由控訴無門不避斧鉞願請斂遠佞爲國非辯也

臨洮祈雨疏

崇禎十二年

王

章

御史

伏以三秋初屆農家省斂惟艱萬寶將成殘子望恩偏重迺蒼穹高而聽遠致熙河旱而膏屯借潤於桔槔奚救田疇之甲折絕流於溝澮誰憐禾稼之炎焦司牧如焚羣生待槁職章旣忝

巡方恰臨茲土井深縷短愧非霖雨之才濡朽噓枯忍負澄清之願不能爲民請命遂致戾氣沴於秋成尤當叩闕省愆仰冀甘霖沛於刻下或者吏奸未察民害未除覩此密雲不雨誰之過與惟是上惠可宣下情可達勃然解澤開天固所願也况帝德好生永無立斃蘊除之意皇仁遠洒適當肆靄霑渥之時敢求雨粟雨珠瑟瑟解虞絃之愠止在盈絲盈寸祁祁覃召芟之陰盼雷電以交馳謹齋心而百叩竚風雲之密布擬翹首以三呼職章率屬告虔薰沐繕疏臨封曷勝懇切惶恐之至

秋初按部洮陽彌月不雨且聞飛蝗度關隴余齋沐燈下繕

疏詣朝投之

文昌關帝

及城隍祠越三日大雨如注

狄道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上疏

六

賑飢募疏

國朝 婁 玠

古稱任卹之誼爲無事篤也而飢饉尤甚飢饉之患寰者固多顛危而周於利者亦恐不能獨免微論剝床以膚利害亦將切身也以仁心論立人達人之謂何而顧獨欲已安而人危耶臨洮附郭狄邑高山隘原穀產不豐卽在大有之年猶且懸罄致嘆况旱魃爲虐歛歛失望撫此家室能不相向而泣耶玠以委司會計跡阻皋蘭而心時遊於二十三里念彼煢煢咄嗟無依曷禁愴然淚下幸賴郡大夫暨同城文武寅寮各倡賑濟捐俸買備米豆柴薪與一邑紳衿耆庶輸囊煮粥爰議府城設廠者一四鄉通鎮各設廠者一凡屬同仁隨所施濟或以百石或以

十石或以三斗五斗積涓涓之微流成滔滔之巨浪亦以狄邑
素有仁風斷無有一不仁者出也其各書樂輸姓氏數目於左

周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冠軍伯柴烈李夫人墓誌

銘

北周
庾信

夫人諱某隴西狄道人也周有柱史夫子以之猶龍漢有將軍
宛城以之輸馬復有西人上書仍爲秦王之相東向問計卽是
韓王之師父宜使持節大將軍南北二華州刺史順陽郡公魏
武皇帝之長舅也穰侯魏冉居咸陽之宮曲陽王根借明光之
殿語其貴戚差足擬倫論其揖讓彼多慙德夫人幼而聰敏早
聞令淑彤管有美賢才見稱弄其紙筆懼失諸兄之意剪其齧

狄道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上 誌銘

七

齡畏傷王母之心年十有一出適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柴烈
烈以上將頒朔中台受任軍國忠勤規模繁總夫人輔佐君子
言容匡贊增耀三星欽明四德授巾沃盥有謹於事姑斷織停
機無忘於訓子保定二年册授大夏縣君旣以夫尊又云子貴
乃遷順陽改郡君夫人之邑或用鄉名小君之號多從夫秩典
册光臨足稱榮寵本有風氣之疾頻年增動畧多忱臥飛龜之
散遣疾無徵畫龍之符流年不驗以今建德四年三月日薨於
館舍春秋四十九卽以其年八月日葬於長安之洪瀆原神光
離合尙在河湄雲氣徘徊猶歸樓下嗚呼哀哉乃爲銘曰上書
秦相立功漢將隴水分流秦州遙望秋陸俗勇全行地壯廣武

軍中安平河上妻者齊也謂嫁曰歸三星夜照百兩朝飛榆翟
有典容禮無違台庭等秩侯服同衣子奉母儀夫聞家政七族
承和九閨連慶紛帨恭肅溫清孝敬杼秉秋成蠶隨春令年華
未落電影先過徒餐日氣空飲天河星凋玉井月捐金波虞淵
浴日薤露哀歌寂寞虛奠荒涼象設幽隴龜封重泉蟻結秋色
悽愴松聲斷絕百年何幾歸於此別

伯母東平郡夫人李氏墓誌銘

唐楊炯

夫人姓李氏隴西狄道人也自涼武昭王以後一門三公爲四
海著族國史牒詳之矣祖充穎後周大將軍消州刺史流江
郡公考元明皇朝上儀同口口濟三州刺史成紀縣男出入三

狄道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上 誌銘

八

朝剖符分竹秦隴河濟之地人到於今稱之天下士大夫知與
不知莫不想望其風采夫人生而純深幼而恭敬長而敦睦成
而和惠年及初笄甫歸於我執箕箒奉舅姑人不間於娣姒妾
媵之言閨門之內穆如也故宗黨推其令聞鄉閭以爲美談東
平公守清白之基逢太平之日辟命交至聲聞於天制徵尙書
郎遷御史中丞出爲棣曹恒常四州刺史夫人輔佐君子聿修
內政平旦纒笄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友
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其婦德也如此
歷職中外聲名藉甚和其琴瑟正其邦家者夫人與有力焉蓋
嘗喟然而言曰古者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社而獻功

可不勗哉可不勗哉由是服澣濯之衣躬紡績之事筐筥錡釜
之器所以執其勞蘋蘩蘊藻之菜所以明其德非夫博文達禮
貞婉聽從者孰能與於此乎及公乞骸告老退歸初服夫人年
踰耳順視聽不衰每獻歲發春日南長至羣從子弟稱觴上壽
者動至數十百未嘗不勸言善誘借以溫顏侃侃焉閭閻焉有
孟母之風焉有敬姜之誨焉維永淳元年秋八月旁死魄寢疾
彌留終於華陰之望仙里享年八十有一冬十一月一日景辰
遷窆於永豐鄉之平原從先兆也東平公撫存懷舊用痛悼於厥
心遠近咸集宗親畢會生榮死哀其此之謂矣是日也皇太子
監守長安炯忝爲詹事司直不獲就展喪次陪奉靈輒敢薦李

狄道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上 誌銘

九

顯之文庶同潘岳之誄嗚呼哀哉乃爲銘曰高岳之上浮雲翔
兮函谷之外直氣揚兮建功北狄討西羌兮受封南鄭家素昌
兮於赫祖考爲龍光兮牧州典郡佩銀黃兮降生淑質秉正祥
兮茗華菊茂蘭若芳兮我有懿德如珪璋兮求之卜筮鳴鳳凰
兮君子至止玉環鏘兮室家好合琴瑟張兮執其麻枲供衣裳
兮羞其饋食澄酒漿兮諸姑伯姊穆溫良兮姨姒叔妹歡未央
兮公之出門牧守四方兮夫人之化德洋洋兮公之告老返維
桑兮閨門之內道彌彰兮正月上日南至長兮子孫歡慶各稱
觴兮宋公孟母魯季姜兮匪怒伊教由舊章兮方期高舉登紫
房兮誰謂不宜掩元堂兮肅肅松檟鬱成行兮沉沉厚夕終不

陽兮

鐘銘 併序

明 唐懋德 同知

按鐘乃元元帥祁福任狄道時掘之積慶寺草壤內者懸之
 天寧寺鐘樓久矣至皇明成化丁亥知府事天台錢公茂律
 建鼓樓為府治外門而移鐘共之嘉靖丁酉知府事歷城陳
 公輜惡其鐘位稍偏而聲不揚匪利也謀於揮使陸恩建樓
 衛門而移居之鐘乎至此蓋三遷矣奈何物有興廢數有變
 遷居諸既久體裂聲頽余佐郡六載晨昏若未之聞鐘耶聲
 耶豈有所待而興耶抑余有往因借手輪轉然後體完而用
 神耶從此聲教四達遐邇傾聽惟神實永賴之而余何力之

狄道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上 鐘銘

十

與有是為銘銘曰

翳惟此土在庚之隅質剛性堅得金之餘民生其間綽有鎔鑄
 聲教百達何寐弗寤舊器缺裂厥音孔塞欲覺弗聞奚以振德
 惟余不佞任忝覺民上方元韻弗敢久湮爰起大冶收九有鐵
 一鼓而成神光四徹寒暑往來閉昏起晨旬鎗震徹無遠弗聞
 緣聞俾覺緣覺俾奮明智聿興如響之應厥始條理神功載起
 牖我烝民萬世無已

祭岷山天女洮水諸神文

明 太祖

神鍾靈秀機莫人知然而福善禍淫以教人聰明正直之為也
 朕命將指揮聶緯等率兵守禦是方是方乃神所居之處兵既

臨此就命聶緯等代朕會神以祀神其無私尚饗

祭忠愍公文

邢雲路 兵備

吁嗟先生秉道巍昂據忠委質嫉惡剛腸和戎誤國抗疏用匡
朱雲檻折董宣項強未信之諫謫幕遠方小官不辭乃就西羌
多士雲從傳經一方還署縉雲值彼豺狼暴罪發姦雷霆獨當
白虹貫日燕市飛霜縲紲非罪輪促勇螳殺身成仁身殞名揚
國賊旋戮直道乃彰褒忠贈諡綸綽輝光圖形騏璘紀勳太常
奸雄遺臭忠節流芳惟茲狄道過化之鄉有懷廟貌無剪甘棠
五十餘禩俎豆烝嘗生氣儼存靈風洋洋豪彥過此誰不盡傷
矧余於公維梓與桑假鉞斯鎮式展祠堂臯蘭採芝河清滌觴
狄道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上 祭文

十一

犧牲肥腜黍稷馨香登歌楚些竊效巫陽浩然如在鑒我中藏
人誰無死公亡未亡仰天太息泣下數行

祭張給事文

賈待問 巡撫

惟公三秦傑士一代偉人乾坤正氣川嶽精靈青鎖高標黃甲
俊英慷慨據忠抱逆鱗之雅誼奮激抗疏振鳴鳳之希聲裂麻
而奸雄落胆折檻而逆黨震驚無何孤忠獨抱直道難憑致羣
誹以擠陷恬三逕以尋盟事親而斑爛養志啟後而桃李崢嶸
堅貞持節澹泊逸情嗚呼公也忠聞朝廷孝達幽明黃門著績
汝旦蒐評擅一時之懿行誠萬古之芳稱不佞仰稽往昔久欽
芳馨緣撫臨於邊圉值公祠之落成省闈追踪遐憶當年著鑑

過里式賢云胡無自心傾謹以牲帛醴齊庸布悃忱因爲之辭
曰昔公乘雲兮來帝鄉鵬起飛搖兮分天章執戟金門兮佐堯
唐手排閭闔兮鳳鳴岡岸高湍流兮守淮陽願返初服兮電度
光青編垂遠兮令名長臨風悵望兮永徬徨

禱雨文

國朝 婁 玠

天高聽卑仁覆如故萬物雜揉生全有素奈何赤旱千里竟令
禾苗槁仆可憐十室而九空既貸私而逋賦可憐萬姓之啼飢
復如怨而如慕莫盡披誠呼天籲訴豈其民風之古抑亦官
寮之敗度嘆民生衆矣必能改過而知懼念邑官省矣不待從
今而始悟大德於人誰不容仰惟天帝伊何怒對越維嚴跣足
在路冀山澤之降靈望密雲之廣布獲陰雨其如膏庶計秋而
待哺倘五日十日之不雨將蒸民粒食其何措壯者流離老者
暴露彼蒼者天亦何靳一日之霖霖而不以救斯民於旦暮

禱城隍祈雨文

前人

康熙辛巳夏四月二十有一日狄道令婁玠以軍億羈臯蘭謹
備香帛果膳遣典史王二典盥手齋宿致獻於本縣城隍之神
而言曰國匪民何立民匪神何庇神之庇民非雨暘時若不爲
功比年以來歲不甚豐而場圃猶登農人公私既給或少有所
餘雖曰天時神與有力焉今者自暮春迄初夏赤日炎蒸雲飛
不雨民望失矣况乎軍供旁午芻輓維嚴宰斯土者欲解倒懸

自嘆無術若以刑獄之多寃而囹圄闐其無人也若以有司之失德而不應罰及於民也玠奉委繫踪臬蘭不能持瓣香以告痛切者久矣月初聞邑有小雨謂神其滋庥可以不請旣而聞密雲將雨可稍俟也姑且待焉乃至今日而勢孔急禾且枯再如不雨民其堪命耶玠固皇然覩面抱不甯於衷亦恐神之巍然儼然而將無以覆佑於茲土也伏惟神慈大沛甘霖庶鶉衣鵠形之輩戴深恩奉盤豆崩角稽首歌咏至德實神之昭布靈爽也爰布悃忱仰希垂鑒

重修臨洮府志序

稍節

明 雍 譚 郡 人

臨洮古隴右地北捍沙漠西截羌落去京師數千里談者往往

狄道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上 序

十三

以壤遐俗野見陋顧其風土人物山川壇廟雖中州內地或不
多讓觀其總署有府倚郭有縣保障之責又且附以衛所下逮
郡邑以及驛遞等屬星分棊布蝟然聯絡雖戶口庸調之冗皆
歷歷可攷誠所謂西陲重鎮而朝廷之巨藩也夫如是則郡志
之修庸無謂耶國初王君仲可嘗藁撰於前但典籍散佚所病
不免於冗成化間督學伍公天錫亦嘗彙輯於後顧會萃成書
概若疎焉予家世茲土因閱是志輒興僭越謹據二先生成書
暨諸故老相傳遺蹟探訪而加訂正之月纂歲述凡三易藁私
草郡乘一遵國志之制及倣二先生規例於前志所遺者錄之
訛者正之冗者芟之疎者補之歲月旣久始就一編顧書雖成

猶未足錄始綴成幅以俟後之有志斯文者得以爲憑據焉正德三年歲在戊辰嘉平月吉旦竹園散人七十七書

臨洮府志序

荊州俊
布政司

今天下輿圖所重惟三秦爲最三秦所重惟五鎮而洮居其一洮事之關繫可知已洮固有志太保彭公以一時耆碩爲之刪其不經詞以馴雅可傳侍御熊公以四牡咨度爲之損文卽質事以核實蓋備余以下車之日嘗取而卒篇考其世代自世廟戊子之秋迄今幾八十年聖明西顧歷三朝而赫九伐辰告不知幾播元老矢謀蓋臣奮武勳伐不知幾更縉紳介胄捧簡握符官於茲土人吏不知幾遷而二公之絕筆缺焉未續乃以屬

狄道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上序

十四

郡丞唐君唐君故有高名任之不辭遂徵諸生於郡若縣得其長於編次者郡縣各二人選地得城中西公署去誼囂甚遠乃館諸生於其中以致力成事余亦從牛棟中檢其關於利害沿革之大者得若干卷時公帑之藏半詘於稅璫官府之事多輟於供億適司理高君攝府事汰冗費幾強半節省亦如之旣以其十之七供他不得已之費復以其十之三給今不克舉之役唐君於是不役志於日廩而肆力於摭摭上自星野下及職方旁及於公車吏牘野乘瑱珉諸所紀述靡不紘羅而獄究之已而發其例義次其綱目爲圖者九爲總紀者二爲考者十有四爲表者四爲傳爲錄者各五而雜志附之洋洋灑灑成一家言

於前志有光矣余因付之剞劂而序其本末如此萬歷乙巳中秋之吉

集臨洮張節婦王氏冊集詩文序

楊繼盛

成天下之事功易立天下之節義難語節義之難者又莫難於婦人之所守夫人固多事功懋峻赫炫照耀一世者然或出於遭際轉合矯激騁術以濟其所爲斯固遇之至順凡有中人之才者皆可能之裕如也至於當天下之至變而能氣如雷霆立如山嶽雖窘辱頓挫生死利害交於前而不可少動則非見足以定守足以確力量足以擔當負荷者鮮不仆矣然又出於一時義氣激發所致初無俟於持久操守之難使歷之以終身又

狄道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上序

十五

未知不變否也惟夫婦人之守節則撫而幼孤振而先業陰柔之身百責所萃其負荷之難如此內無所藉外無所資孑然獨立狼狽無依其植立之難如此斯須檢點之或疎則羣議紛然而起凜凜焉戒慎避嫌之心自少至老一時不敢少懈則必有聖人之資聖學之功者始足以守之而不渝其操存之難又如此則視丈夫之成事功立節義者難易何如也是婦人之所守不爲天下之至難者歟臨洮張婦王氏之守節其艱苦萬狀雖不可以盡述然觀諸張子兌溪之狀王子漾陂之傳許子少華之表則其負荷其植立其操存又不爲婦人守節中之至難者歟其上而朝廷旌表之下而諸君子歌詠歎賞之固足以彰激

勸風俗之典亦足以見良心不死之機矣然節義在婦人者郡縣俱有之而節義在丈夫者天下固不多見節義之難者婦人盡之無少歉而節義之易者丈夫固反虧之豈非河岳氣分天地山川精粹之氣不萃於男子而盡萃於婦人之身乎無亦朝廷於忠義者之不獎奸悖者之不誅此天下之所以無懼而勸也乎噫古人之節義少損者後之功業足以贖之今之人不惟節義之掃地又足以壞天下之事古人之同於婦人者已爲可恥今之人其所爲所行反婦人之不如子於此重爲感且媿矣諸君子其母徒歌詠婦人也乎

介園集自序

明 潘光祖 副使

狄道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上 序

十六

西郊小築約廣十畝左接城闈右環洮水筆峯聳翠於遐矚臥龍盤踞於迴巒以其介乎山水之間也顏之曰介凡一觴一詠以漁以佃皆於斯乎隸之猶憶數年前絕意喧嗔遊神枯寂則假寓於靜觀樓領略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之意不復知人世有何烜赫足以易其幽趣比來厠跡清曹恣飽名勝間賡和於達人亦牢騷於攬睇然紛紛馬頭塵時來侵人其視山中枯寂景况澹幻頗異觸境口占積久成帙未經撚鬚之勞特遜錦囊之麗異日者長嘯鷄枝以竟斯志則茲其就正騷壇稟度大雅之羔雉也遂以命其篇

溫玉亭詩草序

唐

泰

昆明人

先大夫從事臨洮余甫髫齡趨庭學詩與本忠楊先生同筆研
兩人大都年相若而本忠當兄事發策之暇酷探騷雅本忠制
舉業時已著名其所爲詩更超超元箸兩人若爲少年狂戲蘄
他日振袂中原齊盟壇坫不知鹿死誰手萬歷辛亥還昆明幸
得畢志風雅十年來風木漂搖之感興味大半蕭寂悵無從一
訂昔盟已矣歲癸亥偶以明經游燕本忠政視草玉堂名大鵠
起噫此物信有神耶相與過從樂甚本忠出一編示余題曰溫
玉亭詩草且索弁諸首簡顧鞿綫無當補袞聊托諸詞以志今
昔之感蓋余嘗聞之本寧師曰詩必正始寧以渾厚傷拙何故
濫觴靡博也余因不敢軼塵逸軌自乖成說覺多不諧於俗意

狄道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上序

十七

本忠磊落人也其詩必爲新聲一變唐人故習而本忠亦斤斤
守其成法其所作骨必命騷體必漢魏音必初盛握崇古之典
型用卑今之才調卓然自立不爲世俗所移視夫舍津筏而吊
詭相去胡寥絕哉關中先有空同李先生風骨遒勁憑駕少陵
後有太白孫先生才華夔絕媲美長庚本忠其空同之識有太
白之才而濟以品格菁華神藻靚麗進進無已於旗鼓中原何
有哉蓋本忠嘗語余云自己未後偶成一詩率然淡漠意澁於
才矣乎久之復如故已而更覺駸駸有味矣非超乘而上直徹
悟門不能造此境余於詩無識謬次一二語不能盡先生頃將
劔裝之天台一探無聲之瀑興在秋林無緣把臂持此一當晤

談足矣

臨洮府志序

國朝 高錫爵 知府

嘗稽古聖王胙土分茅以衆建萬國既詢事攷言以課庸程績矣而尤必令一國之中設有史官勒有史書左記言右記動功過失得在在必詳當非具文也抑以爲天子命吏而撫有一方凡茲吏治民風武功文教爲一國之攸係者必悉之簡冊以立法於當時而垂戒於後世誠要典也如當日三晉則有乘楚有檁机魯有春秋餘雖不可考然以例推之當亦無國不有史也自秦漢而下置封建爲郡縣而郡縣則例有志是志也蓋亦古者記言記動而國必

狄道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上序

十八

有史史必有書之遺意也今

皇上聰明神聖大化翔洽煌煌乎禮樂興百年之化車書來萬國之同洵云登三成五矣迺邇邇者仰承

睿旨纂修一統盛志偉哉

皇謨固已盡禹甸堯封之外悉入版圖輿籍之中矣乃猶謂一統之志固所以括天下之全而列郡之志尤所以資一統之備務俾纂修悉齎內部豈曰黼黻隆猷潤色太平已哉蓋亦唯念天下之大四海之廣其間形勝之險易風俗之醇漓非志無以悉生民之利病徭賦之生殖與夫國計之盈絀非志無以詳且也百爾羣工保釐封疆以禦外侮者

幾何功振綱紀奠安民社以爲國保障者幾何人以至賢
良孝秀賁爲邦家之光節烈忠義著爲倫常之望者幾何
族更如疏陳利害以佐廟謨以裨巖疆者幾何氏欲於詳
考博稽之下俾無遺照焉固亦

聖天子採風問俗陳詩徵謠之盛意也錫爵謬膺洮守竊與有
責敢不欽承

綸旨勉襄厥事然洮固有志但自兵燹而後遺編斷簡俱爲灰
燼茲欲以散佚不傳之事成帙於一旦之採集兢兢乎惟
弗勝是懼爰諮之故老搜之稗乘或訪之里巷之傳聞或
求之吏牘之留遺自奉檄之始以迄今茲紘羅而摭摭之

狄道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上序

十九

蓋亦幾幾云備矣然而義例不明則虞其紛綱目不晰則
虞其畧故自總紀而上以及藝文之末如星野形勝則有
攷食貨建置禮制兵制則有攷宦蹟人物則有傳官師選
舉則有表祥異仙釋則有錄因名以核實刪繁以就簡纂
而編之以成一郡之書雖不敢謂董狐之遺然其所以列
邊陲之情狀而詳徼塞之形勢者亦或可稍補於萬一敢
曰能志云乎哉要以無負我

聖朝殷殷博採之至意云爾

康熙
丁卯

狄道縣志序

李觀我 知縣

余嘗歷覽往牒逖稽前聞而知一代之有一代之史一邑有

一邑之志由來尚矣今狄邑歷遭兵燹故帙不存罔思修輯將何以采風而貢俗鑒往而詔來也是亦守土者責爾如狄雖越在西陲籍隸附郭然名賢蔚興炳耀史冊固文獻區也以今

聖天子御宇德威四被中外一統爰命館閣續修通志誠盛典也惟余以窳稅凡材承乏茲邑受事月餘適本府太守高公遵奉部檄敦請李明經苟文學二人纂修邑乘甫得脫稿旋持就正余讀未竟不覺作而歎曰今

大清一統志將成固知頒發伊邇然使本縣無專志可乎故余雖禱昧業令茲土何敢多讓於是細將二生所纂集成書

狄道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上序

二十

者一一而參訂焉嘻亦善矣雖然得無有考證未確若魯魚帝虎舉燭揚颺者乎余用是鰓鰓然懼而况志之所關綦重矣凡風之淳澆俗之奢儉征徭之輕重戶口之登耗輿圖之裒益沿革與夫文人之篇什里巷之歌謠忠臣孝子貞婦烈女之懿行休烈莫不於是乎取之而欲以一己之耳目遐覽周知是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也是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杙也余懼乃滋甚雖然人之言曰莫三人而迷又曰三人占從二人吉修志何獨不然爰請邑縉紳暨子衿耆宿若而人伏下風以請更緝論難焉其間有同舌而然者亦有言人人殊者余因斟酌羣言參以膚見

疑者闕之繁者約之絳漏者增入之舛訛者釐正之要以
事必覈實文無觸諱以之采風而貢俗鑒往而詔來或亦
可乎志成爰付梓人仍以卮言弁首使後之君子取是志
而讀之展卷瞭然曰此其爲狄邑之新志也是乃太守公
修之之意也若夫命以禱昧冒然續貂將無見晒大方乎
是又不然於傳有之蒼蠅附驥尾而馳千里司馬子長亦
云非附青雲之士不能施於後世余遂忘其黔淺而敘其
所以云康熙戊辰正月旣望

張牧公得樹齋詩序

孫枝蔚

臨洮詩人之有二張猶汝南之有德璉休璉吳郡之有士衡士

狄道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上 序

二十一

龍安平之有孟陽景陽也乃造物善忌使牧公之兄早罹奇慘
華亭鶴唳廣陵散絕不謂此事復見於今牧公方在弱冠卽流
離江湖間數年家產籍沒欲歸不得垂白老母日夜泣於堂上
牧公奔走東西負米爲急且復朝出而暮歸惴惴焉不敢忘倚
門之待也同志者聞之或竊相嘆息謂牧公旣能爲子弟何必
讀書蓋以牧公不暇讀書也嗚呼旣免子羔喪禮之譏復申鵲
鴿急難之義子夏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同志之言豈竟
非耶及禍難稍平牧公由南侍太夫人過維揚僦一椽暫憩息
其下予乃得與牧公再一相見恍惚若夢中人且驚且啼未及
坐遽問令兄康侯遺稿何在牧公曰幸禍不及此耳然予尙不知

牧公之能爲詩也未幾牧公又過江去相別輒復年餘蓋牧公今年纔二十一歲其疲頓舟車之間如此然則才雖高獨安從得學乎近日與子稍有過從之樂益得盡知牧公之爲人則誠好學之士也吾兩人酒後耳熱劇談古今來成敗得失隣牆有老生吹燈竊聽未嘗不驚爲聞所未聞矣論史之餘稍及詩歌則予聞牧公之詩而驚無異老生聞吾兩人之言而驚矣嗟乎吾知牧公誠不易盡然以牧公年少負雄才丈夫何所不可自見亦復用力於此更如此其工吾有挫折之已耳不惟不能挫折之且復爲評其詩句必擊節此予愛才之心出於不自已也若其詩如束皙補亡能使讀者興仁孝之性五言規摹少陵已

狄道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上序

二十二

近肉骨是何可以少年易視之今澠內知詩者十人而五頗異鍾譚當日卽吾言又安能欺人耶吾序其詩深喜吾亡友之有弟也

張牧公詩集并言

戚藩

君虞長吉并以能詩名隴西錦囊屬草至不可句卒以嘔心促駕赤虬而君虞詞章穩順多可被絃歌愜人耳遂出入蘭臺侍從列時固僅同系姓人已爭以二李矜之况士龍之與士衡子由之與子瞻皆以二難世其家如康侯牧公之齊驅於連萼者乎康侯之詩壯往疏越期於鼓吹休明發揚興會讀之使人歌呼起舞不能自己然或不免長吉之傷牧公則沉淡悲涼多騷

怨之音如聽繁絃急管或至掩袂飲泣然怨而不怒君子謂有小雅之遺焉坐臥其中久之究得歌舞以快意天才所縱未嘗不相表裏蓋不啻劍閣之銘七命之旨壘篋於後先非效張伯緒讀兄緬藏書萬卷已也而又能以吳楚之情寫關山之怨每一韻成若萬里飛濤激射上下有白帝江陵之勢及其一泓澄碧波紋細生則中冷回瀾若可朝夕注而左右吸者三山殊勝元章得而私之耶茲且屬張氏矣思曼善談元絕口不言利有則悉散之或竟夕乏食門人爲治具亦不面謝昔日康侯居官似之思光陸居無屋舟居無水遇賊猶能作洛生詠今日牧公異鄉况味似之要與康侯皆垂髫卽汪汪千萬言而器識間定

狄道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上序

二十三

不以變事易所素好斯其意量深矣自此益大兄業酣肆於漢魏初盛之間手筆當不出燕國下豈徒伯仲樂天東野爲元和體云爾哉

樂閑莊記

爲都督延傑趙公作

明劉憲參議

去臨洮郡治九十里許爲南川有林焉蔚以秀有谷焉窈以深蜿蜒磅礴巋然出乎霄漢者檜栢山也山北行或起或伏又折而南如拱如揖如環如抱中有平行地可數十畝有室秩然有堂翼然可以盤旋者今致政都督趙公樂閑莊也公爲洮陽世家始祖有功於宋賜國姓封諡忠武王代有顯者國初諱琦者以元行省平章歸附任肅州衛指揮同知者公之伯父也諱安

以武功封會川伯頌賜誥券者公之父也正統中公蔭補臨洮
衛指揮尋陞都指揮使成化初以平戎功進右軍都督同知鎮
守涼州公嘗與敵戰滑石山口以寡敵衆敵披靡每相戒無犯
涼州成化壬寅公慨然曰吾老矣乃乞解兵務詞甚懇上重違
其意可之公既得請歸洮遂治莊於南川爲終老之計此樂閑
之所由名也莊之南有崇山峻嶺望之如瓊林玉島四時一色
者雪山也莊之西北層巒疊嶺芄野茂林而清流碧湍環帶乎
山之下者南川大小河也時乎春而夏野芳呈好嘉木落陰至
秋冬之會白雲滿林凝雪在樹公則携歌童舞女遊焉息焉以
徜徉乎山水之間悠然自得初不知樂之在我也或時偕幽人

狄道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上 記

二十四

逸士肆望登覽浩然忘歸不自知其樂而人亦樂之噫若公者
可謂能迓承恩寵而善於樂閑矣雖然憂與樂相反勞與閑相
違不憂於先後將奚樂不勞於始終將奚閑公自結髮從戎西
征北伐不遑暇逸馳驅戎馬之間決死生於鋒鏑之頃艱危險
阻蓋備嘗之其勞且憂亦至矣茲得以閑樂天年非幸也宜也
哲人智士者之所爲也予雅知公樂其莊之閑是爲記

偕樂園記

明 賀 愈 知府

洮城西官地內有水磨一輪引洮水激之民近渠者溉田若圃
年久淤塞賀守至循行郊陌見之嘆曰此民利也且可以爲遊
觀所迺同盧理君和南躬窮水源暨檄栢簿時雨濬其渠督隨

省祭吉仁築其垣修乃輪補乃屋建門三楹榜曰偕樂構亭一座扁曰六合渡水有橋藝蔬有丁逾月餘逝者洋洋盈堤北流活活民資以溉田圃者若干畝暇日賀守偕任堂喬君和南盧君飲酒於亭見蔬禾極目老穉遍野喜而歌曰渠水之盈兮可以潤吾民渠水之清兮可以怡吾情百姓聞之亦喜而歌曰吾有田畦太守潤之太守飲酒何以獻之二君曰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擅古人偕樂之風哉醉翁亭不得專美矣賀守曰古之人與民偕樂則吾豈敢第歐陽子蓋慕晉人之風耳宋之士習賢者且若是宜其國之不競也吾亦不敢亦種田蒔蔬効功阡陌敦漢吏云已矣是爲記

狄道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上 碑記

二十五

招屯減運賑飢協站碑記

國朝

郝惟訥

刑部尚書

今天子削平海甸嘉與萬方同登衽席之安獨西北數十州疆里殷遙瘡痍未起在隴坂以西則臨洮其最甚者矣夫臨洮卽漢西羌故地守土之吏朝控弦而暮立馬日不暇給以故宣帝神爵元年命趙充國提兵入境條奏屯田便宜十二事而金城千里農民稍稍安業然則天下屯田之制當自臨洮始而臨洮亦獨以屯田爲重務雖方畧固殊總之不離闢土恤民者近是自明衰法壞屯不以養兵而反以困兵兵不以耕屯而反以厲屯當事者身不歷田野則寄甲欺隱飛詭百出而屯田敝矣戊子之變兵火流離隸屯八縣迨官兵移鎮西甯千里餽糧舉向

所謂屯田者罹禁網飽奸胥傾室家於道路輸妻子於戎門而不足則籲天自棄羣相枕藉爲溝中之瘠而屯田大壞矣意者天心仁愛必不重因此一方民宜有卓犖不羈之人出董其地則洮人其有幸歟會康熙五年正月之望屯遣父老自臨洮東抵京門賫兩歲清冊以報余曰癸卯之秋太守許公入境卽查屯政所急及前人所已弊者力爲更始蓋洮人故俗有寨頭者往往關通胥吏表裏爲奸公下令曰敢有罔上行私需索井里至一觴一豆者法無赦而屯民始不困於吏臨洮舊有耑官其諸供應晉接非屯戶無所藉手故正供之外箕歛頗多自併屯於府而公乃身倡僚屬飲水共濟雖軍興旁午不更問諸民間

狄道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上 碑記

二十六

而民始不苦於官明初以來道當西北之衝檄書絡繹當事者充屯民爲驛使公乃爲之革站役曰業已輸粟寨下者不再賦皇華也而屯民始不疲於奔命政行之初歲薦飢倉有穀數千上無出粟令公遂發倉賑之計曰授粟無遠近皆待公而火而屯民始不斃於災荒公以耳目之難周也博咨里中父老得石武舉名秉乾者其人長厚洞悉民隱因委任之俾求四方離散之家分道招集履畝而授田給以籽糧所在開墾而屯民始不轉徙於道路近歲輓運額數幾逾八千屯民無日夜皆嗷嗷於途公惻然曰今日之屯不大創則不大成非移鎮卽議移兵必省輓運而民始安遂百計區畫力請當事得減十分之九而屯

民始不淪亡於塞下之粟諸如省刑蠲租凡所以蚤作夜思者蓋三載於茲矣其在於今死者以生散者以聚蓋非獨兆姓生全之感亦日月不刊之勛也願以其事勒諸瑱珉余不佞考清冊所載境內男女聚廬已得安故業者萬有三千五百人既抵他方招還本籍者千七百二十人其婦子負甑而初集未服其地者千人賑而活者千人出囹圄使復其身者百有十人四境之外聞風而待命者二千人其地在原徵以內今則不至復荒者千有二百頃新荒而闢者三百頃荒至十年而闢者二百頃中有蠲其租復其徭役而闢者百頃以沃壤在官瘠土歸民半其原額而闢者七十頃自屯敝之餘應徵糧六千有奇而三年

逋欠乃至萬餘今則應徵者業不再逋而新闢而增者千有五
百石初佃未至起科者五百石半折而徵者三百石禡豪右歸
之原戶而徵者百石約計其人蓋五倍於前而地倍其三糧倍
其二不越五年當得漢一大縣余不禁爲之喟然嘆曰有公如
此豈憂天下哉朝廷頻年用兵分命將軍爲闔外之寄者凡以
爲土也其所爲宵旰而求羅四海而勤良有司之選者凡以爲
民也乃公以一人之事三年之間而可以勝十萬之師可以裕
百年之計可以闢百里之版圖安千家之婦子又非徒以一言
所能報厥勛矣雖然石不可以不勒也勒石非爲公也爲臨洮
也爲後乎公而有臨洮之責者也爲天下後世之不必臨洮而

推準臨洮者他日有過金城沐聖德而慕前人之蹟者無徒以趙營平專美於西漢是殆其勒石之意云公諱重華字松牖太康人順治壬辰進士

馬啣山金龍大王祠記

婁玠

余任狄邑之十有一年辛巳暮春赴臯蘭綜理軍供出納甘屬郡邑衛所諸輓運是時民艱芻輓束草至六七十錢不可得予之往也狄民環馬首而泣者所在皆是慮在軍供不在無雨予至蘭謁中丞及邦牧以民苦次第告始令以山草麥藿兼收而遠近之民稍得不困予猶惻然苦之乃未逾月而民以旱聞或曰馬啣山有金龍大王者禱輒應於是命父老舁至邑焚香再

狄道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上 記

二十八

拜具巫覡以祝郡伯許大夫城守薛將軍及文武諸僚偕晨昏往叩焉未幾雨得小潤再拜再禱越二日而甘澍沛至吁嗟乎王之靈應如響斯答矣吾聞王姓謝名緒宋之諸生也聞陸秀夫負帝昺沉於海因赴水死於金龍山下歷數十年有明太祖兵起王假夢近臣許反黃河水以助戰後果逆流遂得封王行四故世謂金龍四大王王之靈在天下而狄民獨崇奉而敬祀之異於他處昔在康熙丁未歲大旱前令胡鼎文亦禱於王得大雨而歲亦不飢因爲文以紀其事王甯非狄邑之保障乎哉若謂雨適會其時匪神之爲是不知積誠之可以有感也予謂神莫不靈惟視所感何如耳不然予曩歲以好魴迭見曾告神

以驅而蝗蝻盡死神雖不一詎非其應歟予特隆大王之祀新衣冠飾裝采肅儀衛以奉王於廟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也豈曰邀福

靈石寺記

婁玠

戊寅冬十月予以平鄰邑爭走黑山之麓旣歸濟洮河東望林木蕭竦有丹閣翼然若隱若見問之士人曰石廟是也距岸里許大石當溪前高百尺縱橫千尺平亘廣闊殆非人力可移者遊觀者罕記其事莫知所始石多罅竅其狀最靈上有懸簷畫棟週以曲欄登高而望遠所過黑山如屏洮河如帶噫此大觀也哉予適流連不忍去父老詣予曰石上舊有廟經久而廢今

狄道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上 記

二十九

者之構乃僧募里人之資擴其規易廟爲寺蓋自丁丑秋落成至是歲餘未有能記之者敢乞言於侯以誌不朽予曰可佛氏之說由來已久自東漢以迄於今歷二千年而崇信不衰豈其於導民而勸愚之方未必不無小補歟姑置無議予喜斯寺之建於斯石也石寬以平堅以厚藉非地之靈無以有斯石非石之靈無以有斯寺然寺非所重而所重在石予於斯石有嘆焉予之蒞茲土也九年矣舉凡景物之殊山原之勝足靡不及而獨於斯石未之見且聞者何也大抵衆之所共異則人競傳之衆之所不異則人咸置之而天下奇偉非常之觀往往出於世俗之所輕而獨爲士君子之所喜以斯石僻處林岩或者士大

夫無有驅車於此以表其概農夫牧豎又或以爲無足道也而斯石遂以不見知於人世想其鏗鞳秋雨藤蘿夜月流奇韻於空谷僅與斯寺之晨鐘夕梵響應荒溪等耳能不爲石惜然石既有靈雖不見知何足異獨怪予旣非不留心於名勝又非偶蒞於斯邑奚以不之知以是嘆見聞眞有所難盡而 抱一得以自足者皆小也此石令米元章見之則袖不可置而亦不可私天下後世皆知所賞矣予是以恨相見之晚而不惜一言以誌之也至此寺之成厥功幾何斲木幾何在僧人自能悉數而詳列之予可以不記獨思石廟寺之名甚悖於義特更其名曰靈石寺以寺之傳傳以其石且恐世之人一見大石皆謂可

狄道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上 記

三十

貴而因以石之頑者並重於靈則又斯石之不幸矣是爲記

文廟祭器樂器記

牟繼祖 郡人

國家之大典莫過於祭祀祭祀之首重莫過於禮樂蓋禮樂爲國之楨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而況在

聖廟祭祀之大者乎自古帝王崇儒重道未有不基諸此者我皇上御極以來學宗洙泗道衍尼山春秋二祭必大昕鼓徵命大常典樂祭

先聖先師者罔敢或缺固已禮秩秩而樂雍雍矣而猶恐郡邑鄉學中俎豆殘缺音樂廢壞於是每學發帑金二百五十餘兩俾殘缺者補之廢壞者修之其崇儒重道誠足駕漢唐而

上之然有

特恩而奉行不力則不能備能奉行而監造非人則不能精訪之鄰邑或未曾造置者或造置而鹵莽完事者我牧伯劉公舊蒞狄邑政通人和後以考績晉秩河州復以河州代篆狄道凡前任有志未逮者悉次第舉行而以祭器爲首重又歎監造之難其人訪之庠中有生平習俎豆諳音律姓王名克允者命董其事自往歲九月鳩工庇材凡登劔簠簋籩豆尊爵之屬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器無不備具而各極其精良帑金未足又出已俸捐置不兩月而其功告竣又選俊乂子弟爲禮生教爲樂舞或彈琴或鼓瑟以及鐘鼓祝啟翟籥干

狄道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上 記

三十一

戚數月而靡不精熟第見廟堂之上俎豆輝煌文物彬郁周京之化魯邦之音復見狄邑厥後文獻輩出英賢蔚起已於此兆其機矣又忠孝節義二祠雖已建立而未置牌位我公歎息久之遂舉歷代之忠孝節義爲牌位隆其祀典俾後世之忠臣孝子烈女節婦益知自勵其所以維綱常振風化轉移夫世道人心者豈淺鮮哉吾於是歎我公之精神力量加人數等而爲人所不可及也夫以邊鄙之地當政事之煩卽蒞治一邑亦有狼顧而却步者况兼蒞兩州更同知府事而能於政事之暇維持文教文教之餘振飭風化苟非具過人之才智超流俗而邁等夷安能一一枚舉而無難耶是爲記

公諱鶴鳴字漁浦直隸定州人時乾隆六年也

優免學校碑記

節錄

任言註 郡人

洮陽地屆邊陲土瘠風薄士多不樂讀書間有一二好古力學之士內迫飢寒外困徭役往往輟詩書而就他業焉前縣令閻公瑄於雍正八年欣逢新例設立儒櫃令正賦與齊民共輸而徭役獨免時有督催甲長猶公同派累閻公力爲戒諭旣而民亦悅服士皆奮起矣嗣後州牧劉公鶴鳴及管公孫翼咸遵此例以優禮而寓鼓舞之方迨我崇川程公兩蒞吾郡下車以來修文廟建書院觀風季考優禮士子不一而足而於優免徭役尤屬意是卽古先王以卿大夫辨其賢者

狄道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上 碑記

三十二

貴者能者老者服公事者皆舍之之遺意也所以入儒戶於里甲之中而仍免徭役於里甲之外由是士力旣裕士志自篤廉恥以生禮義以明類皆爭先磨礪踴躍讀書豈非我公培植優恤之明驗歟是爲記

牧伯呼延公設復洮陽書院碑記

吳鎮

洮陽之有書院自明忠愍楊公始迄今垂二百年生徒散落學田半遭欺隱超然之臺僅存古蹟矣前牧蓬萊張公乃於城內立書院而以廢縣學宮當之後數載而廢師生僑居教讀若傳舍然有心者每爲之扼腕乾隆乙亥州牧長白松公復議建書院於署東之忠愍祠祠卽雍正時賢守新安李公改廢衛署以

祀椒山先生者也會松公陞任去其工遂止僅成講堂三楹耳
今我使君呼延公之來牧也諸廢遞興善政具舉而甫下車首
以書院爲兢兢曰余幼讀椒山集而知洮之有書院與學田也
余近閱臨洮志而知椒山公之前後復有學田而半爲奸滑所
侵沒也夫學田猶可徐復而書院則不可以緩圖第東山遠弗
便而署東之祠固亦超然之貳也今卽李松二公之所建而增
廓之夫甯非椒山之意乎於是工庀材吏計費屬紳衿王子綸
如等經始於壬午三月至十月而落成得講堂三楹齋舍二十
六楹又葺故鐘樓爲閉閱而坊而顏之而門而堂而室奕奕然
也於是選生童俊秀者三十餘人聘北地孝廉雲壑胡君爲之

狄道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上 碑記

三十三

師公又親履四野清查學田收其所入之數以充師生膏火有
不足者則捐俸濟之豐其餼而嚴其約弦誦之聲洋洋四達風
教不減超然矣嗟呼狄道自漢唐以至有明代有偉人彪炳史
冊乃近今數十年非無雋異之才而奮志甲科者會不一見幾
疑洮水隴山之靈氣鬱而不伸今幸矣椒山之後復有我公後
先書院俱堪不朽諸生旣雍容揖讓於其間可不爭自濯磨以
副我公之期望也哉是舉也凡修理捐費五百金束儀膏火復
捐三百金今學田業得若干畝新修城鄉廛肆共若干間其租
稅另載碑碣而未清者尙待查覈云公諱華國字炳文長安名
進士綸如名言恩貢生牛子聯斗黃子鏞張子鵬俱庠生例書

名

捐修狄道州衙署碑記

呼延華國

郡邑之有治廨臨民敷政宣上德達下情悉由於此守土者倘視爲傳舍而不之整奚以崇體統而垂永久然或計切修葺而勞民傷財揆諸臣子之誼父母之職亦闕焉其未盡稽狄道於秦漢爲邑而於晉唐爲郡乃西陲要區其由來久矣沿至乾隆三年建議者因省會屬金城乃移府治於彼而改隸爲州今之州署即昔之府治也余疊膺聖眷於辛巳歲由金城令

勅牧茲土甫視事見治廨傾圮考其始建則自元迄明及今越

狄道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上 碑記

三十四

四百餘載不獨堂廡門楹悉多坍塌而典吏案牘之所庫藏筦鑰之司幾有不能庇其風雨者於此而臨民敷政宣

上德達下情甚非所以崇體統而垂永久也况簿書錢穀之收掌尤有難爲謹嚴者哉余不敢視爲傳舍歲癸未估計綱繆工費頗巨而新疆度支殷繁又不便遽請動帑因懇請各憲預借養廉一千五百金分六年扣除蒙允其請於是庀材鳩匠簣土隻木不費民貲一日三旬皆給工價經始於癸未之三月告竣於是年之十月堂廡恢闔門楹巍煥高卑就列大小因形黜聖遞施覺氣象之聿新輪奐壯觀幸規模之頗備由此敷政臨民以宣

聖德而達輿情

國家之體統庶乎攸崇而可垂永久也然茲舉也余敢謂克
盡臣子之誼父母之職哉至勞民傷財則差可自信其無是
也更望後之賢者鑒茲微忱隨時修葺俾恢闓巍煥者歷歲
常新是固守土之分亦勤政牧民之一端也爰爲勒石以誌

狄道州志

卷十一

藝文上 碑記

三十五

